



宁静的山村

影画

◎罗鹏飞

落日在西边山岗快快地滑落，山岙里星星点点的土灶烟囱飘出袅袅炊烟的时候，在山坡上咀嚼嫩叶的羊群，染着余晖悠悠地伸长脖颈竖起耳朵等待主人返程的命令。一经放羊娃“咩、咩、咩”的召唤，羊群穿过茂盛竹林，沿着一条早已走熟了的山道，披着夕阳姗姗回家。当羊群的身影与山岭的阴影重叠为一体时，整个村子就融入了淡蓝的暮色中。

缕缕炊烟，在山岭环抱的村舍上弥漫，然后悄悄地消融在湛蓝高远的天空。驼峰凹底那碧绿的小溪，如一脉灵动的玉带，慢腾腾地贴着山根自由流泻，露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情态。羊群跨过那条整日欢笑的小溪时，都会不经意地放慢脚步，低头看看流水抚摸卵石时，轻轻溅起的雪白浪花与玉白波纹。溪水一如既往地在延伸中渐行渐远，最后消失在目测不及的尽头。

夜色渐浓，悄然飘过的晚风里，已经蓄满了清爽的惬意。

近百户人家的上岗村，是四明山腹地五个自然村落组成的独立核算单位。

这里的村民习惯于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在幽幽的煤油灯下，吃过晚饭，重复闲聊几句庄稼长势，男人过了烟瘾、女人洗过碗筷，很快就沉浸于甜美的睡梦里。羊栏里，羊群在静静回味着一天的生活，不时发出轻轻咂舌滋味的声音。猪舍里的猪鼾声如雷，家猫团在廊檐下的洗脚木盆里打瞌睡，一向没有喧嚣的山村，此时早已酣然入梦。四周起伏的山岭，已经环成一座沉静黝黑的天然屏障，阻挡着任何外来的惊扰；那坚实的屏障能撑托住湛蓝穹顶，硕大无比的银盘上繁星闪烁，它们好像都在注视这个童话般的山村。

这个时候的村子里，只闻得夜鸟啁啾，虫子私语，竹梢对吻，没有陌生人打扰，竟然安静得没有狗吠声，它们不愿意打破这样恬静的氛围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调感油然而生。清月朗照，静谧洁净，清澄无染，让人陶醉。

一轮满月从山后慢慢浮出，不经意就勾勒出山脉的起伏，沟壑的深浅，竹林的明暗；如雪的清辉洒落在老屋顶上，然后顺着倾斜的屋顶流淌到地面；站在屋旁的几棵翠柏，挺着丰满、敦实的身子，从容地顶着皎洁的月光，那份镇定与坚守令人肃然起敬。

月光下的山村夜色，是在相对封闭的世界里铺展的一幅丹青，她的线条简洁、明快，她的轮廓清晰、分明，质朴里散发出刚毅而憨厚的个性气息，宁静间流露出安逸而自强的不屈神情。

我曾经是那个山村的放羊娃，如今，外孙女都3岁了。



CFP供图

父亲的好年华

晚晴

◎天涯

在我眼里，父亲的好年华从65岁那年开始。

回首父亲前面走过的岁月，童年的孤苦，少年的漂泊，青年的艰辛，中年下岗的生活压力，一直到老了还依然每天为我们买菜做饭，没有轻松过。

终于有一天，父亲宣布他不再管我们，他要住到小镇去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当父亲提出这个决定，没有一个人反对，包括母亲。这些年，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，他对自己的健康也比较忧心。之前，他总是放心不下我这个大女儿和他的宝贝外孙，现在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

就这样，父亲一个人搬到小镇去了。母亲继续留在城里，为我们姐妹三个带孩子，每周去看父亲一次。

很多老年人怕孤独，一个人生活没有规律，父亲刚好相反，他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，出门锻炼，刚开始不认识左邻右舍，就自己做操、慢跑。很快，和邻居们熟了，有几位是羽毛球爱好者，就跟着他们一起去附近学校里面打羽毛球。父亲似乎有体育天赋，再加上身材很好，毫无臃肿之态，别人见他羽毛球打得好，又让他去学打气排球。听父亲说，这气排球还有专门的教练，一周训练一次。他练得很认真，进步很快。不管刮风下雨，都坚持去练。

除了运动，父亲还有静修。他练书法。每天照着一本字帖在一张张旧报纸上临帖，自得其乐。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。

父亲会烧一桌好菜，一个人吃不用太多，只要新鲜就行。吃午饭的时候，父亲会打开电视，他很关心国家大事，爱看“海峡两岸”，还有“国宝档案”等栏目。所以，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懂的东西却不少，思想也不落伍。

午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念经。父亲只会念《大悲咒》，一串普通的绿檀手珠已被他捻出很漂亮的包浆。因为他相信，念《大悲咒》对身体有利，这是很积极的一种心理暗示。我没有问过父亲每天念多少遍，他是有规定数字，念够了就不念了。

念好经，他要翻一会书，最喜欢看的就是他女儿写的文章，这是他最大的精神安慰。我的每本书，他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，都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看过。碰到说话投机的人，他一高兴就会送人家一本我的书。如果过些天又碰到，别人跟他说，你女儿的书写得真好，我都看过了。他就非常开心，似乎找到了知音。倘若别人一字不提，他就后悔“明珠暗投”，送错了人，白白浪费了一本书。

电视剧的时间到了，父亲遇到好剧，他也会追着看，不知不觉还把剧情当成真的，每天晚上在电话里跟母亲讨论剧里的人物，让人忍俊不已。

父亲还喜欢旅游。以前，没有条件去看外面的世界，现在想走就能走。他对母亲说，趁现在还走得动，就要多去走走。这个观点，得到我们三姐妹一致赞同，并承诺在旅费上给予大力支持。我给父亲和母亲办好了护照，先从新马泰走起。今年上半年父母去了福建和长江三峡，玩得很开心。每次旅游回来，父亲就会遗憾自己的摄影水平太差，拿着傻瓜机，拍出一堆废照片。他说，下次还是要去学学。

现在的父亲越来越有精神，在他身上看不到老年人的暮气，他很充实地活着，人也变得更加乐观。

我为父亲高兴，忙碌了大半辈子，他终于找到了另一个自己。我庆幸父亲没有错过他最好的年华，65岁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
游定海古城

行走

◎崔海波

舟山定海历来是一个军事要塞，除鸦片战争外，还有抗倭、抗清等一批历史遗存。秋日里我们游历到此，听完历史故事，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。

定海古城内有东南西北中五条大街，精华部分集中在中大街上，它是城内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街，长约百米，入口处是一座跳蚤舞铜雕，我见那舞姿造型分明是在庆丰收，怎么取了个跳蚤名？看了边上的文字说明才知晓，每年农历腊月廿三，民间有祭灶神仪式，俗称跳灶会。每逢跳灶会，人们载歌载舞，喜庆丰收，辞旧迎新，同时祈求灶神消灾免祸，因“灶”“蚤”同音，久而久之，跳灶会上跳的舞就成了“跳蚤舞”。

中大街两侧的建筑大都属于明清风格，据说原先的民居都已经破败不堪，现在的建筑都是仿古重修的。在林林总总的销售旅游商品的店铺中，最有地域特色的要算钱氏船模了。不大的两间店面，一间用于陈列商品接待客户，一间做作坊。店主姓钱，年过半百，他把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悬挂在店铺内墙最显眼的地方，告诉进店的客人他的造船技艺已被列入政府保护名录。老钱说，其他船匠做船都是凭经验有口诀，他不然，他的手艺并非祖传，而是半路出家，但他在同行中算是有文化的人，看得懂图纸，并且是严格按照图纸尺寸比例做。渐渐地，他的精湛手艺赢得了业内专家的认可，并获得了不少奖项。

钱氏船模店里陈列的大大小小船模好几十个，大捕船、大对船、溜网船、张网船等琳琅满目，标价都是上千的，部分已经订出去了。老钱手头正在做一只绿眉毛船模，他说，慢工出细活，要花三个月时间。绿眉毛是旧时舟山常见的渔船，船头尖尖的似鸟嘴，所以又称鸟船，两侧画有绿色的眉毛和乌黑的眼睛，据说绿眉毛是我国鸟船系列中的优秀船型，与沙船、福船、广船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船。

老钱制作的绿眉毛船模零部件都是按真船比例缩小的，船舵能转动，滑轮可拉动，篷帆能升降，船尾桅灯会亮。一位朋友看了爱不释手，说是她家刚刚搬进新居，玄关空荡荡的，放一只船模正好讨个一帆风顺的彩头，于是向老钱买了一只。

钱氏船模边上是一家名叫“瑞和”的糕饼店，女主人一边忙着揉米粉一边自豪地说：“我家的糕饼可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。”我不由得对这家店心生好奇。探头向里张望，店铺不大，属于现做现卖的那种，时近中秋，主打产品自然是月饼，但店门口的红色招牌上写的却是“火热条子糕”，估计条子糕才是他家的拳头产品，月饼仅仅是应景的时令货。

火热的月饼出炉了，我也正好有点饿，这就买了一只充饥，海苔馅儿，好吃没油腻，一只不过瘾，又买一只，边吃边与主人聊天，得知“瑞和”糕饼店老板姓舒，祖上是奉化人，明朝年间遇上清兵入关，举家从奉化迁徙到定海，凭着制作糕点的手艺扎根在舟山岛上，年复一年，打出了自己的品牌，成了响当当的百年老店。

定海中大街上还有一些海岛风情的店铺也很有看头，比如贝雕画、渔民画等，一家家逛过去，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。